



受難者的短曲

方 敬

森

林

詩

叢

森 林 詩 叢
受難者的短曲

方 敬 著

1 9 4 8

星 厚 出 版 社

目 錄

第 一 輯

受難者之歌	7
出桂林記	12
不安的夜	14

第 二 輯

夏天的都市	19
江之歌	20
嘉陵江	22
農夫	23
煤礦工	24
板車夫	25
母親	26
黑夜	28
無題	30
無名碑	32

第 三 輯

村景	35
自耕農	37
牛	39
趕街子	41
農婦	44
夜漁	46
勞心與勞力	48
插秧	49
自衛隊	51
村童	53

第一輯

受難者之歌

我醒來，
把夢裏的餘淚擦乾，
枯澀的雙眼
渴盼着愛的安慰，
正如年青的心
渴盼着生的美滿，
但仍覺因看過太多的慘象
而有的辛酸。

我們被芒莢刺破的帶血的雙足
履歷着小的村莊與大的都會，
曾許多次在風霜的深夜，
穿過淒涼的街頭巷尾，
去哀求最後一家旅店的
緊閉的寒扉。
在地上雜亂的草堆裏，
痛苦的呼吸起伏在一起。
不安的陌生的夜呵！

我又想起此來不幸的遭遇，
像咀嚼着粗糙難嚥的果實。

忽然見那第一聲春雷，
們都立了起來，
徒，而又轉徙。
雖然在汪洋的大海上渴于水，



在廣袤的廢墟上飢于食，
但由於絢爛美夢，
我們生活得歡愉而又堅強，
我們會大胆喊出我們的願望，
也會大胆地愛，大胆地恨過，
一致召喚着來日的陽光。

呵，狂暴的風雨又一陣陣襲來
我們作了受物質鞭打的奴隸，
受幽禁的精神的囚徒，
但仍在不斷的打擊裏站着。
陰暗的日子，凄慘的日子；
長長的難熬的日子，
吸去了我們的磷葉，
那養育我們的土地浸透了苦汁，
而我們仍不怨嘆
喪失了的青春的豔光，
我們沒有好好地活過，
更不願這樣卑微地死亡。
因為我們有一片忠貞，
一片更大的期望。

然而我們耳裏響着的卻是
虛偽的聲音，欺詐的聲音
糖砒的聲音。

當我們一舉步的時候，
就想到今天為什麼還要逃難，

要逃，又將逃往何鄉，
我們的詛咒應該向誰擲去，
又把希望安置在什麼地方！

是呵，幼小者沒有力量號叫，
老年人不敢想到明朝，
年青的有時也發出低歎；
我們不能像西蒙諾夫
那樣單純地喊著樂觀，
也不能像拜崙爵士那樣高呼：
「我愛你，英格蘭，
連同你的缺點！」
我們的命運更悲慘，
但苦難的洪水
淹沒不了我們生命的方舟，

到處都有我們的生命呀！
在車站上，
在路途中，
在屋檐下，
在露天裏……

你看，搶爬上車頂，少壯的
拋棄了隨身帶走的衣物，
去冒險摸索黑暗的長途；
被車輪碾成了兩段，
擠下月台的血染紅了枕木；
行李專車的鐵門冷酷地

向一個喃喃哀怨的老者關住；
在露天裏七晝夜懷抱着
嗷嗷待哺的嬰兒的弱婦
絕望地凝視着最後的列車開出。

你看，那沉重的肺病患者，
也無可奈何地扶杖慢慢步行；
孕婦在道旁的畜棚下，
瑟縮着忍受早產的疼痛；
孤苦無告的失明的農夫
對着一片冒着的餘烟嗚咽，
至死不肯離開家宅的灰燼；
那挑着木桶的女孩，從早到晚，
沿途呼喚，已瘖啞失聲，
她的哥哥，那唯一的親人，，，

數不盡的是那一串串的淚珠，
歎息，憂憤，與申訴，
每次解開或捆上小小的行李，
我們的手都被繩索勒得發痛，
而我的心裏卻更悽楚，
就在這感動的一刻，
我彷彿澈悟了一個巨人的囑咐：
「理想，偉大的理想！」
呵，就是你，理想，
把我們緊緊結合在一起。

我醒來，

屋頂上鋪着一層薄霜，
窗外正飄着小雪，
通過痛苦的憧憬與光亮
將引我們遠去，遠去，
不怕山高，不怕路長……

12 . 27 . 1944 .

出桂林記

雖然我曾愛過這地方，
但現在我不能不離去！
奴役我們的鞭子，
俘虜我們的鍊索，
殺戮我們的刀劍，
在我們心裏已罩上
一個沉沉的陰天。

在強迫疏散的警鞭下，
幼弱的手，衰老的手，
滿是傷痕的手，
攀不住車廂的鐵杆，
火車，中國的火車呵，
你要向何處開走？

那兩條伸到天外
平行的黑綫就是路？
一節鐵軌，一節痛苦
北寧，隴海，浙贛的舊仇
鑄成湘桂，黔桂的新恨。

我們陰暗的車廂
靠在苦難的旱海上——
爲什麼山上的花沒有香，

爲什麼溪裏的水沒有光，
爲什麼天空不見晴朗？

拋棄了過去殷勤的爐火，
過去的燈，燈下的溫慰，
留下，就只留下
我們這顆用期待的眼淚
滋潤着的心。

亂離，窮病，殺戮，死亡，
從道旁哀號着的
女孩的大黑眼睛裏，
讀出用血淚寫的
中國的命運：
一粒麥子要入地滅亡，
生的滅亡，至上的滅亡

我們是諾亞，
讓我們把生命的破船片
從毀滅的旱海上
帶到明天去。

12 · 1944 ·

不安的夜

拋棄了院裏的陽光，
拋棄了窗前的藍天，
拋棄了最後一本心愛的書，
我趑趄在這不可終日的地方——

一天的每時每刻
都把苦難蝕刻在我心上，
失措的車輛，狼狽的脚步，
在無形的縫裏尋我希望——
希望拋錨在時間上，時間
拋錨在十字街口的路轍上

人拋錨在夜裏，
零度以下的嚴寒
凍到了髮上，凝結了
歎息，眼角的淚珠
也靜止在恐怖裏，
我們是一座座沉默的聖像，
看着那比夜還黑的祕密，
走私的，奸細的，鴟梟的影子，
看着這悸動的都市，
那些抽搖着的被損害的靈魂，
比夜還黑的妓院，監獄，賭窟，
看着平時吸慣了血的
比夜還黑的長得又高又胖的

銀行與衙署：

但是，你聽：那巨魔的脚步
已經逼近，我們要離開呀，
這不可終日的地方。

我們要斷然離去——

中國的土地
誰的步履最效忠于你？

我們看見

在保險櫃上是貪污的手，
在印鑒上是枉法的手，
在車盤上是敲詐的手，
但罪惡的叛逆的手
扼不住民族的咽喉，
民衆閃閃的怒箭
已搭在堅韌的絃上！

我們看見一個負傷的巨人
好像太陽一樣
從殘壘旁邊起來，

他的路，
我們的路，
不是通到監牢，病院，屠場，
而是通到再生的天堂。

12. 1944.

第二輯

夏天的都市

炎炎的烈日下，
都市乾涸如沙漠，
炫耀着無邊的盛夏；
受炙灼的赤身裸體上，
爲了他人的清閒與涼爽，
勞苦的汗在蒸發；
焦渴的眼在路旁的破缸邊
喝不到一滴仁慈的施茶；
但也有個人享受的綠洲，
閃閃的汽水刨冰的清流。

正午的都市覺得倦困，
電扇下，冷氣管旁，
涼榻上夢做得正熟，
蒼蠅也在西瓜皮上打盹，
傲岸的銀行的花崗石牆基，
發亮而陰涼，浮雕着
歪着倒着的精光的上身，
污穢的枯容，合不攏的眼睛，
裂着的嘴巴，襤褸，亂髮，
一羣不成人形的人形。

無綫電的風涼話說得悠閒，
在爲這座昏沉的都市催眠。

9 · 13 · 1947 ·

江 之 歌

嘉陵江的水呀，
連日連夜地流。

江上揚起一陣陣壯闊的吆喝，
時起時落的長槳，
在破浪向前趕，想趕完
那趕不完的艱苦途程。
連那廣大的陸地上
也沒有一個立足的地方
被窮困的鞭子趕下了河，
那些苦苦磨練出來的船夫
長年與烈日，暴風雨，
險惡的灘頭肉搏，
與酷虐的命運肉搏，
身體成天浸在疲勞的辛酸裏，
招架着生活的鐵手，
打了無數個回合……

嘉陵江的水呀，
連日連夜地流……

一行彎着腰的繃夫
沿河踏出石子小路，
拉，躬着拉，爬着拉，
拉上去，大地也屏息，

拼命拉呀拼命拉，
原始的力拉着原始的繮，
不屈的意志戰勝了
無情的自然，呵，還不能
戰勝那人爲的擺弄，
像刀割着筋肉，心要裂，
整個生命似乎分崩，
聽，嗨，嗨，那痛苦的呻吟
失望的歎息，最後的
有力的人的抗議！

嘉陵江的水呀，
連日連夜地流．．．

11．23．1947．

嘉陵江

嘉陵江悠悠地流，
洗衣的姑娘，
你不用暗暗哭泣，
我會沖盡你的憂傷。

嘉陵江悠悠地流，
你有什麼冤屈，
歎氣的挑水夫，
讓我來替你申訴。

嘉陵江悠悠地流，
呵船夫；呵繹夫，
你們年長月久的痛苦，
在我灘頭激起了憤怒。

嘉陵江悠悠地流，
在歷史的河床上，
讓個體生命的涓滴
匯成一股股創造的巨浪。

11·23·1947

農 夫

歇了工，靠著快要倒的土牆，
我們望著空空的打禾場，
又垂下頭開始呆呆地想，
那滿山滿坳金黃的稻穀，
我們耕，我們種，我們收，
而今卻裝進了人家的倉房，
那比農舍大得多的倉房呵，
我們向你投出飢餓的眼光，
我們雙手跟打禾場一樣空，
起滿發裂的手腳換來的食糧
爲什麼不能充自己的飢腸？
苦命的鎖子把我們捆綁，
到明朝還要絕望地數屋樑？

11. 24. 1947.

煤礦工

我的面容像煤塊一樣黑，
一樣醜，但我的心呀心，
却像掘煤時一樣冒火星，
我們的生命也在暗處晃，
像簇黑的礦裏黯淡的燈。
飽嘗人世的寒冷與苦辛
讓親手採出的煤發熱又發光，
讓公司的老板拿去變黃金。
挖，越挖越深，越陷越深，
別人借我們粗魯的手
挖這地獄的黑坑，
來活埋我們自己這一生。

11.24.1947.

板車夫

拖煤炭，拖石子，拖泥塊，
拖一切笨重的東西，
你把一條拖夠了的
苦命遠遠從北拖到南，
受夠了幾十年的活罪，
在這無家的世界上，
你就像一輛板車
一樣破一樣舊，
一樣沿街嗚嗚咽咽，
坡高呀路又不平，
帶着生活的鏽鏽，
拖來又拖去，拖去又拖來，
你的痛楚沒有止境。
靠了板車過苦日子，
板車到頭碾死了你，
你就這樣被人世拋棄，
一個道旁僵死的路斃，
你的冤魂也不出口氣！

11. 29. 1917.

母 親

今夜你的手怎麼這樣冷，
母親，我年青的血在體內
沸騰，我的手因愛你
而發熱，讓你的手握在
我的手裏取取暖吧。

你的手這樣粗糙，
滿疤，皸口——洗衣，
炊飯，養孩子的一生，
這樣粗糙，但我更愛它；
我脈管裏流着你的血，
你樸實勤懇的血，
我的溫度是屬於你的呵！

吱吱吱，紡車輪子轉了
又轉，你的苦命就好像
抽出的長長的綫，
而你的心呀，
棉花條一般潔白……
你深夜還在紮鞋底，
嗚啦，麻繩拉透了靜寂，
一針針好像紮在心上，
紮破指頭就流出血……

母親，你竟這樣默默無語，

這寒冷的夜裏
又想起那冬天的故事？
你乾枯的眼角
怎麼亮着一粒淚珠？

中國的母親呵，
你就是冬天的故事。

12 · 6 · 1947 .

黑 夜

黑夜
沉重而廣闊地
棲遲在這古老的土地上；

鐵一樣嚴酷的天幕下，
拂着死亡一樣冰冷的風，
到處黑影憧憧，
那些山，那些樹，那些人家，
一個哭喪着臉的世界……

這土地上人民的痛苦
夜一樣深，夜一樣廣闊……

都太熟悉了
沉鬱的眼光，
愁慘的姿態，
沮喪的喟歎……
滿佈血跡與淚斑，
這苦難的土地
懷着焦慮
在渴望

從長久陰暗的歲月裏，
從與天相接的山崗那邊，
在臨產的陣痛之後，

黑夜巨大的子宮
將這羣地分娩
那更大的血紅的日子。

1 . 2 . 1944 .

無 題

你識途，
老當益壯的馬，
你健在的牙齒，
一部風塵中
奔馳的編年史。

蒼勁的古木，
砍伐下來
可以成器的古木，
你一道道的年輪
記載着深山裏
風霜的歲月。

苦難吞噬了
這個女人的丈夫，
那個女人的兒子，
這片田園，那家廬舍，
青春，溫暖，與歡笑；
錫鉛似的日子
在往下沉，人的痛苦，
這痛苦的深度與闊度
沒有什麼可以量測，
日月年歲也算不出。

不朽的人的精神呵，

你叫受盡磨折的人踴躍，
爲了新生的喜樂。

1 · 3 · 1945 ·

無名碑

沒有高塔，豐碑，廟堂
來紀念你們的功勳，
這世界上，這世界上
沒有留下你們的名姓。

完成了磊落的壯舉，
你們人格體現的意志
銘刻在千萬人的心裏：
可歌的發亮的捐棄。

你們無名的骨骸
奠定人民宮殿的基石，
你們倒下去的地方
那嶄新的生命起立。

讓歷史來見證，見證
每滴血都在生長，開花，
你們偉大深刻的沉默
永生永世地說着話。

1 · 4 · 1944 ·

第三輯

村 景

海邊，路旁，屋前屋後，
整個小小的村莊，
豆桿堆成了一座座的塔，
麥莖鋪成一塊塊的地毯，
鑲襯着幾席蠶豆，
幾堆從海裏撈起來的青苔，
轉，老轉，牛在壩裏拖着石碾，
風車不停地奏着勞動的軍樂。

打聯桿的打聯桿，
撥齒耙的撥齒耙，
揚簸箕，舂石臼，
扁担，鐮刀都動員了，
好一個嚴整的勞動陣容
人忙，生產工具也忙，
忙得起勁，也忙得對勁，
牲口有芻秣，人民有食糧，
村莊一年四季才好安生，

那邊海水笑起了紅潮，
仙人掌短籬綻開黃花，
魁樓剝落的琉璃瓦
給豔陽鍍上了黃金，
門前拴着的怒馬引頸長嘶，

石榴花，木香花，紅紅白白，
一陣陣海風，一陣陣腥味，
夾着強烈的牲畜氣息。

做活的時候賣了勁，
歇住也特別痛快，
渴了不妨在茶桌前坐坐，
坐坐，邊喝邊想自己的命運，
邊瞧親手畢生經營的村莊，
你笑了，不再是夢想，
歷史已註定未來屬於你們。

不飾一點浮誇與虛華，
是何等古典的手法！
你們安排，你們佈置，你們創造，
以世代的勞力建立起來的村莊，
夠多簡樸，夠多單純，夠多美，
它是血汗的具體形象，
永恆不朽的神聖的碑石，
銘刻着悠久的痛苦的回憶，
更啓示着未來的美景良辰。

自耕農

一排原始的尖鋤，
交錯地起落，
閃着火花，閃着黃金。
翻造大地，分外有精神，
像愛人俯吻的身姿，
你們戀着土地，
熱汗變成力，
力變成生命。
先用眼光的暖流灌溉，
把田野精製成畫圖，
你們古拙的手美化了山川，
使自然折服於人工。

我們那邊鄉下一樣美，
可是四季分明，勞逸也分明。
穢齒，垢面，一身泥土，
農人栽種的五穀真夠香，
但他們以天空樣的坦白，
土地一樣的誠實，
去喂養地主自私的
貪婪無厭的大肚囊。

你們雖是自耕農，
但兩塊薄田
怎能養活繁重的家口！

仰賴的逆耳的鑼聲
給原是陰暗的生活
添一層陰暗，
更捏緊了眉頭，
勒索去板帶裏僅存的鈔票，
你們莫可奈何地感到悽酸……
自耕的意思管多美多甜，
你們也不能嘗到那滋味，
如果大家都靠自己的勞動過活，
這世界準會變一個新面目。
但願將來有一天，
在滿杯的市酒裏，
滿碗的紅飯裏，
欣見自己的豐年。

牛

繞過田塍，
拉着滿車豆莢，
老牛蹣跚地歸來，
披着一身的暮色。

卸下轡，
卸下疲勞，
飽經炎涼的大眼睛
睡在永不見陽光的棚裏。

每天迎接鮮麗的陽光，
又送別西山的夕紅，
是一日的勞跡，
行過的月白小道。

每年都迎送莊稼，
田裏起了犁紋，
石滾碾出白米，
力量到處才見工夫。

祖父的產業，
也聽孫兒驅使，
只有它才忠於土地，
它是土地的主人。
奴隸，吃一把草，

還挨鞭子的抽打，
但擠出來的卻的奶，
它才配做生活是主人。

趕街子

喂，趕街子去吧，天真好，
老這樣好天——可是你拿上傘沒有，
不然帶着雨衣也行，這兒天氣變得
真快，可不，大太陽裏也下雨，說不

準

剛撐開傘又停住了，你不是老嚷
一天換幾次衣服夠麻煩勁嗎？
趕街子，趕街子，五日裏才一次熱鬧

才給寂寞的心添點愉快，
才讓靜水裏起點漪漣，去吧，
趁早去吧，街子已出街上疏散到
樹林的空地裏，自從學校由省城
疏散到了村裏（很多村舍都作了
教室寢室，整個村莊都很好像
學校的園地）——你瞧，那邊來了，
慢慢地，瞧，男的挑着打着，
女的提着，快成人的孩子背上背着
來了，從四近的鄉下來了！

拿着大水烟筒的老頭兒也來了，
手上還牽着小孩兒，馱着乾柴的
騾子也來了，瞧啦，草鞋，小毛雞，
皮坎肩，藍布頭帕，紅疙疸瓜皮，
黃泥褲管都到齊了，還有蒼蠅

也沒有忘記來趕熱鬧，擺開板凳，
攤開木板，草紙，粗布，土肥皂，
威餅的紅糖，成塊的鹽巴．．．
少許雜一點洋貨，鋼針，瓷盤，
Cotab牌的安南香烟．．

地上堆着當柴燒的松枝松毛，
老婆婆守着一籃蕨蔴或馬櫻花，
這些，這些及時湊合的人和物，
都蒙着一層鄉土的本色，一層土；
土，這兒春天也跟北方一樣，
老刮風，刮起滿天的土，

唉，大家都風塵僕僕，
習慣地交換需要，交換心思，
交換意欲，也就這樣簡單地
交換了一生，唉，一生真容易過！

「雞蛋格要兩毫一個，這樣貴！」

「給幾文？這世道樣樣都貴，
米賣銀票六七十元一升。」

可不是變了，你瞧，變了

戴眼鏡穿西裝的老師

也來趕街子來了「老師，要哪樣？」

把希望放在歡迎的微笑裏．

要交換了言語與人情，常識與經驗

才會有新的生活，然而歷史老師

看見有人以菜子交換菜油，

匆匆逛了一趟，空手回到家裏，

感慨地溫習着人類的經濟史，

由交易到貨幣，又由貨幣到交易，
由近的街子憶起上古的「以物易物」。

農 婦

大紅大綠的衣褲，
多寬多寬的黑雙邊，
瞧吧，髮髻那樣蠻，
滿髻的首飾又那樣慇，
快墜壞了耳朵，
那頂針似的銀耳環。
而一雙繡花鞋，
卻偏偏小得不堪。
見了她，彷彿見了
一幅民間故事的插畫，
又叫我回到了古代。

不錯，現代裏也有古代，
才二十多歲的鄉下大姑娘，
眼角就罩上一層陰影，
生活過早烙上了憂勞。
現在的苦楚是要過去的，
壓根兒就作個歷史的形象。

她自己彷彿她自己的祖母，
除了一根小辮子，也把自己的
女孩打扮得跟自己一個樣。
時間簡直是永恆的，
原來這裏沒有車站與機場。

一切依然老調，
所喜明天也還是春天。
論天氣這地方日日春天，
土地隨時懷孕，分娩，
她也隨時替人接生，
新生命產自她指縫間。

她也喜愛自己的小兒子，
自己生命的延續。
未來當然還不可知，
過去也無從挽留，
但她忠實的操作，
卻緊握着現在，
好讓異日的黃金感謝
那雙承上啓下不知名的手。

夜 漁

歇在岩穴裏，
歇在小船上，
你們夜漁。

拋下了圓網，
簪在灘邊，
獵鷹在船邊。

捕魚，捕魚，
捕魚也要夜襲，
也要包抄。

濾過明波潔月，
濾過無眠的眼光，
你們的心情可以穿過
網眼透入水底。

你們辛苦了，
市上才有白魚，
農家才有美味。

魚可以漏網，
網眼落淚，
大海替漁夫感到
人生的悲哀。

大海擁着靜水
不如讓風浪
更進一步地
接近陸上的燈火。

而山影，帆影，
偏停留在你們
靜水似的生活裏，
在美景裏潤色過來的
也給美景生色。

勞心與勞力

斜戴着大草帽，村姑在院裏打麥，
臉朵自然地給勞動抹上了胭脂，
樸素裏潤飾一點健康的鮮豔，
但她卻是命定的農家小媳婦，
把一生葬送給鍋灶，喂豬養雞

光着胳膊的女生在屋椽聽課，
俯着的頭好像在做着好夢，
心裏又響起一陣快馬的蹄聲，
忽然給一句笑話逗出了微笑，
嚴肅裏也不妨來一個輕快。

如今世道變得有點古怪，
命苦的總不容易翻身，
看着這兩種命運的對照，
就心那條勞心與勞力的舊傷痕
何時才可慢慢地愈合。

插 秧

天天不亮就起來煮飯，
「張大娘，李大嫂，請！」
吃了好下田，滿田熱烈的
蛙聲早已一致在歡迎。

霏霏雨，斗笠一排。
簍衣一排，腳在泥裏
手在水裏，又辛苦地
作一次稻米的養娘。

難怪這樣熟練，
十二三歲就操起來的
手藝，工整地把青苗
鋪上天然的綢帛。

平時難得照鏡子，
這回無意中從水面
看見了自己的衰容，
但還有傷逝的閒情！

只專心於新的生產，
盈盈的春水浮着
一片生機，讓來日的
穀子閃着黃金。

年年都春忙；

忙了一天，從朝至晚，

快燒一盆熱水

慰勞你們的手足。

自衛隊

大清早權當兵夫的更夫
敲着權當軍號的更鐘。
「集合囉，上早操！」
沿街大聲吆喝着。

從老棉被裏出來壯年的漢子，
一躺就跑到柳林旁的操場上，
去湊成一個像剛招募的
雜色隊伍，像敵後的游擊隊。

如嫌播弄田地太單調，
也不妨一天添點新花樣，
好，閒時候扳扳槍機玩也好，
一旦遇事才好挺起腰。

家裏一支土槍，
老百姓心裏才有憑靠，
村子才有力量，
晚上才好一覺睡到大天亮。

操練——戰時更是重要，
要培養真正的民衆武力
保衛鷄犬，保衛草木，
保衛老百姓的利益。

你們的責任原本不輕，

扛鋤的肩頭也扛槍，
農人身上加上了軍人，
你們是農村自衛隊。

村 童

鄉下孩子歡喜逢年過節，
立夏那天旅行到了村外，
彎曲的土路，彎曲的
土藍布制服行列。

遠近田裏的麥子地裏的豆，
點點頭，招招手，都好像認識
你們，都對你們這麼親熱，
原來同是土生土長的鄉親。

唸了民衆學校，逢節還旅行，
比起爸爸已經算幸福，
不過坐在那破爛的廟宇裏
你們究竟覺得怎麼樣？

我不願聽你母親的歎氣，
「往後還不是跟他爹一樣！」
你們都還小，未來也正長——
那世襲的鎖鏈還要拴在頸上？

呵，別馴服地做苦命的後嗣，
別承繼那份悲涼的遺產，
流着反抗的精神與力量，
你們是純粹農民的血統。

把不淨的洗淨，把不平的弄平，

繫勞動人民的子孫，
誰說你們的手渺小無力，
一努力會把童話變成事實。

一旦奮鬥出新世界，
才好天天過佳節。
那時鄉下完全屬於你們，
它接受了解放的意義。

向前走，無盡的田野，
無盡的路，唱不完的歌，
要主宰人生與自然，
奮鬥便是及早學習的功課。

4 · 27 · 1941 ·

森 林 詩 叢

受難者的短曲

方 敬著 · \$ 3.00

風 景

田 地著 · \$ 4.00

捧 血 者

辛 勞著 · \$ 3.00

火 燒 的 城

杭約赫著 · \$ 3.50

交 響 集

陳敬容著 · \$ 4.00

渡 運 河

莫 洛著 · \$ 3.50

詩 第 一 冊

唐 祈著 · \$ 3.50

英雄的草原

唐 湜著 · \$ 9.00

· 以作者姓氏筆劃爲序 ·

森林詩叢
受難者的短曲

袖 著 作 人 方	珍 編 輯 者 森 林	小 基 本 定 價 國 幣 三 圓	型 刊 行 處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犀 出 版 社	本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敬	社	圓	社	
版	權	所	有	



\$ 3.00